紅樓夢/第11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一零回　史太君壽終歸地府　王鳳姐力詘失人心

卻說賈母坐起說道：“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。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，福也享盡了。自你們老爺起，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。就是寶玉呢，我疼了他一場。”說到那里，拿眼滿地下瞅著。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。賈母從被窩里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：“我的兒，你要爭氣才好！”寶玉嘴里答應，心里一酸，那眼淚便要流下來，又不敢哭，只得站著，聽賈母說道：“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。我的蘭兒在那里呢？”李紈也推賈蘭上去。賈母放了寶玉，拉著賈蘭道：“你母親是要孝順的，將來你成了人，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。鳳丫頭呢？”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，赶忙走到眼前說：“在這里呢。”賈母道：“我的兒，你是太聰明了，將來修修福罷。我也沒有修什麼，不過心實吃虧，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，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《金剛經》送送人，不知送完了沒有？”鳳姐道：“沒有呢。”賈母道：“早該施舍完了才好。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，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，怎麼總不來瞧我。”鴛鴦等明知其故，都不言語。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，歎了口氣，只見臉上發紅。賈政知是回光返照，即忙進上參湯。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，合了一回眼，又睜著滿屋里瞧了一瞧。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著，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，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，舖了被褥，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，臉變笑容，竟是去了，享年八十三歲。眾婆子疾忙停床。于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著，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著，一齊舉起哀來。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，只聽里頭信兒一傳出來，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，一色淨白紙糊了，孝棚高起，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，上下人等登時成服。賈政報了丁憂。禮部奏聞，主上深仁厚澤，念及世代功勳，又系元妃祖母，賞銀一千兩，諭禮部主祭。家人們各處報喪。眾親友雖知賈家勢敗，今見圣恩隆重，都來探喪。擇了吉時成殮，停靈正寢。賈赦不在家，賈政為長，寶玉，賈環，賈蘭是親孫，年紀又小，都應守靈。賈璉雖也是親孫，帶著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。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，內里邢王二夫人，李紈，鳳姐，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，尤氏雖可照應，他賈珍外出依住榮府，一向總不上前，且又榮府的事不甚

諳練。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。惜春年小，雖在這里長的，他于家事全不知道。所以內里竟無一人支持，只有鳳姐可以照管里頭的事。況又賈璉在外作主，里外他二人倒也相宜。

鳳姐先前仗著自己的才幹，原打量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。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，必是妥當，于是仍叫鳳姐總理里頭的事。鳳姐本不應辭，自然應了，心想：“這里的事本是我管的，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，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些，如今他們都去了。銀項雖沒有了對牌，這种銀子是現成的。外頭的事又是他辦著。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，想來也不致落褒貶，必是比宁府里還得辦些。”心下已定，且待明日接了三，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，將花名冊取上來。鳳姐一一的瞧了，統共只有男仆二十一人，女仆只有十九人，餘者俱是些丫頭，連各房算上，也不過三十多人，難以點派差使。心里想道：“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里的人多。”又將庄上的弄出幾個，也不敷差遣。正在思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：“鴛鴦姐姐請奶奶。”鳳姐只得過去。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，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：“二奶奶請坐，我給二奶奶磕個頭。雖說服中不行禮，這個頭是要磕的。”鴛鴦說著跪下。慌的鳳姐赶忙拉住，說道：“這是什麼禮，有話好好的說。”鴛鴦跪著，鳳姐便拉起來。鴛鴦說道：“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，這种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。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踏過什麼銀錢，如今臨了這件大事，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辦一辦才好。我方才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，我不懂，又說什麼‘喪與其易，宁戚’，我聽了不明白。我問寶二奶奶，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，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。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，怎麼不該体面些！我雖是奴才丫頭，敢說什麼，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，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！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，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作個主。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，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，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！”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，便說：“你放心，要体面是不難的。況且老爺雖說要省，那勢派也錯不得。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是該當的。”鴛鴦道：“老太太的遺言說，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，二奶奶倘或用著不夠，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。就是老爺說什麼，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。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里聽見的么。”鳳姐道：“你素來最明白的，怎麼這會子那樣的著急起來了。”鴛鴦道：“不是我著急，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，老爺是怕招搖的，若是二奶奶心里也是老爺的想頭，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，將來又要抄起來，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，怎麼處！在我呢是個丫頭，好歹礙不著，到底是這里的聲名。”鳳姐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只管放心，有我呢！”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。

那鳳姐出來想道：“鴛鴦這東西好古怪，不知打了什麼主意，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体面些。噯，不要管他，且按著咱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。”于是叫了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。不多時，賈璉進來，說道：“怎麼找我？你在里頭照應著些就是了。橫豎作主是咱們二老爺，他說怎麼著咱們就怎麼著。”鳳姐道：“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，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么。”賈璉道：“什麼鴛鴦的話？”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。賈璉道：“他們的話算什麼。才剛二老爺叫我去，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，但是知道的呢，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，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隱匿起來了，如今很寬裕。老太太的這种銀子用不了誰還要么，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墳地雖有，陰宅卻沒有。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，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，再余下的置買幾頃祭田。咱們回去也好，就是不回去，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著，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，時常祭掃祭掃。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？据你這個話，難道都花了罷？”鳳姐道：“銀子發出來了沒有？”賈璉道：“誰見過銀子！我聽見咱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，极力的竄掇二太太和二老爺，說這是好主意。叫我怎麼著！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，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。我要去，他們都說有，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。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，按著冊子叫去，有的說告病，有的說下庄子去了。走不動的有幾個，只有賺錢的能耐，還有賠錢的本事么！”鳳姐聽了，呆了半天，說道：“這還辦什麼！”正說著，見來了一個丫頭說：“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，今兒第三天了，里頭還很亂，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著嗎？叫了半天，來了菜，短了飯，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！”鳳姐急忙進去，吆喝人來伺候，胡弄著將早飯打發了。偏偏那日人來的多，里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。鳳姐只得在那里照料了一會子，又惦記著派人，赶著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，一一分派了。眾人都答應著不動。鳳姐道：“什麼時候，還不供飯！”眾人道：“傳飯是容易的，只要將里頭的東西發出來，我們才好照管去。”鳳姐道：“糊涂東西，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。”眾人只得勉強應著。鳳姐即往上房取發應用之物，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，見人多難說，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，只得找了鴛鴦，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家伙。鴛鴦道：“你還問我呢，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么！”鳳姐道：“不用銀的金的，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。”鴛鴦道：“大太太珍大奶奶屋里使的是那里來的！”鳳姐一想不差，轉身就走，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，才拿了一分出來，急忙叫彩明登帳，發與眾人收管。

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，又不好叫他回來，心想：“他頭里作事何等爽利周到，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。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，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！”那里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，正合著將來家計艱難的心，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。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，賈赦雖不在家，賈政又是拘泥的人，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

的主意。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腳大，賈璉的鬧鬼，所以死拿住不放松。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，故見鳳姐掣肘如此，便疑為不肯用心，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。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，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，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。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：“咱們家雖說不濟，外頭的体面是要的。這兩三日人來人往，我瞧著那些人都照應不到，想是你沒有吩咐。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才好。”鳳姐聽了，呆了一會，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，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，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，鳳姐也不敢辨，只好不言語。邢夫人在旁說道：“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，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。但是我們動不得身，所以托你的，你是打不得撒手的。”鳳姐紫漲了臉，正要回說，只聽外頭鼓樂一奏，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，大家舉起哀來，又不得說，鳳姐原想回來再說，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，說道：“這里有我們的，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。”

鳳姐不敢再言，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，又叫人傳齊了眾人，又吩咐了一會，說：“大娘嬸子們可怜我罷！我上頭捱了好些說，為的是你們不齊截，叫人笑話。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。”那些人回道：“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，我們敢違拗嗎。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于累贅。只說打發這頓飯罷，有的在這里吃，有的要在家里吃，請了那位太太，又是那位奶奶不來。諸如此類，那得齊全。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飭就好了。”鳳姐道：“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，太太們的也難說話，叫我說誰去呢。”眾人道：“從前奶奶在東府里還是署事，要打要罵，怎麼這樣鋒利，誰敢不依。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？”鳳姐歎道：“東府里的事雖說托辦的，太太雖在那里，不好意思說什麼。如今是自己的事情，又是公中的，人人說得話。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，即如棚里要一件東西，傳了出來總不見拿進來。這叫我什麼法兒呢。”眾人道：“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么？”鳳姐道：“還提那個，他也是那里為難。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里，要一件得回一件，那里湊手。”眾人道：“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里嗎？”鳳姐道：“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。”眾人道：“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：‘這麼件大事，咱們一點摸不著，淨當苦差！’叫人怎麼能齊心呢？”鳳姐道：“如今不用說了，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。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，我和你們不依的。”眾人道：“奶奶要怎麼樣他們敢抱怨嗎，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，我們實在難周到的。”鳳姐聽了沒法，只得央說道：“好大娘們！明兒且幫我一天，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咧。”眾人聽命而去。

鳳姐一肚子的委屈，愈想愈氣，直到天亮又得上去。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，又恐邢夫人生氣，要和王夫人說，怎奈邢夫人挑唆。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著鳳姐的威

風，更加作踐起他來。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，說是“二奶奶巴不得要好，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，不許糜費，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。”說過幾次才得安靜些。雖說僧經道忏，上祭挂帳，絡繹不絕，終是銀錢吝嗇，誰肯踊躍，不過草草了事。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，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，只好在底下張羅，叫了那個，走了這個，發一回急，央及一會，胡弄過了一起，又打發一起。別說鴛鴦等看去不象樣，連鳳姐自己心里也過不去了。

邢夫人雖說是冢婦，仗著“悲戚為孝”四個字，倒也都不理會。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，餘者更不必說了。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，也不敢替他說話，只自歎道：“俗話說的，‘牡丹雖好，全仗綠葉扶持’，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，那些人還幫著嗎！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，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，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著，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。老爺是一味的盡孝，庶務上頭不大明白，這樣的一件大事，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嗎！可怜鳳丫頭鬧了幾年，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，只怕保不住臉了。”于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：“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，也糟踏起璉二奶奶來。別打量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，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。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，便插個手兒也未為不可，這也是公事，大家都該出力的。”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著說：“大奶奶說得很是。我們也不敢那麼著，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象怪璉二奶奶的似的。”李紈道：“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，我說璉二奶奶并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，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里，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？如今鴛鴦也知道了，所以他不怪他了。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象從前了，這也奇怪，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，如今老太太死了，沒有了仗腰子的了，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。我先前替他愁，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才躲過去了，不然他有什麼法兒。”

說著，只見賈蘭走來說：“媽媽睡罷，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，歇歇罷。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，今兒爺爺叫我家里睡，我喜歡的很，要理個一兩本書才好。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。”李紈道：“好孩子，看書呢自然是好的。今兒且歇歇罷，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。”賈蘭道：“媽媽要睡，我也就睡在被窩里頭想想也罷了。”眾人聽了都夸道：“好哥兒，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！不象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，這幾日跟著老爺跪著，瞧他很不受用，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，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，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。他又去找琴姑娘，琴姑娘也遠避他。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。倒是咱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，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蜜。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，只怕他心里也沒有別的事，

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，疼了他這麼大，那里及蘭哥兒一零兒呢。大奶奶，你將來是不愁的了。”李紈道：“就好也還小，只怕到他大了，咱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！環哥兒你們瞧著怎麼樣？”眾人道：“這一個更不象樣兒了！兩個眼睛倒象個活猴兒似的，東溜溜，西看看，雖在那里嚎喪，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，他在孝幔子里頭淨偷著眼兒瞧人呢。”李紈道：“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。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，如今又得等著了。噯，還有一件事，——咱們家這些人，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，且不必說閒話，——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？”眾人道：“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象失魂落魄的樣兒了，也沒見傳出去。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，璉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，說是咱們家的車也不夠，赶車的也少，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。”李紈笑道：“車也都是借得的么？”眾人道：“奶奶說笑話兒了，車怎麼借不得？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，只怕難借，想來還得雇呢。”李紈道：“底下人的只得雇，上頭白車也有雇的么？”眾人道：“現在大太太東府里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，不雇那里來的呢？”李紈聽了歎息道：“先前見有咱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雇的車來咱們都笑話，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。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，我們的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，省得擠。”眾人答應了出去。不題。

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著，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，屈指算是後日送殯，不能不去。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，暫且不妨，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。想起賈母素日疼他，又想到自己命苦，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，性情又好，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，不過捱日子罷了。于是更加悲痛，直哭了半夜。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。寶玉瞅著也不胜悲傷，又不好上前去勸，見他淡妝素服，不敷脂粉，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胜幾分。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裝飾，自有一种天生丰韻。獨有寶釵渾身孝服，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。心里想道：“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，殊不知并非為梅花開的早，竟是‘洁白清香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。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，又不知怎樣的丰韻了！”想到這里，不覺的心酸起來，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來了，趁著賈母的事，不妨放聲大哭。眾人正勸湘雲不止，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。大家只道是想著賈母疼他的好處，所以傷悲，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。這場大哭，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。還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住。

明日是坐夜之期，更加熱鬧。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，也無方法，只得用盡心力，甚至咽喉嚷破敷衍過了半日。到了下半天，人客更多了，事情也更繁了，瞻前不能顧後。正在著急，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：“二奶奶在這里呢，怪不得大太太說，里頭人多照應不過來，二奶奶是躲著受用去了。”鳳姐聽了這話，一口氣撞上來，往下一咽，眼淚直流，只覺得眼前一黑，嗓子里一甜，便噴出鮮紅的血來，身子站不住，就蹲倒在地。

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。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